



【岁月留痕】

没有一丝风

□肖复兴

大约有三十七八年了。那年的冬天,我寄居天津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是个女人打来的,声音很陌生,不知何人,便问,她笑着让我猜。我猜不出,她笑得更响了,说出了她的名字,但这个名字依然让我想不起她是谁。她接着说:您真是贵人多忘事,您忘了,当年咱们二队小学校里排练《红灯记》,我演的李铁梅呀!

李铁梅!我一下子想起了她,她是二队车老板的那个小丫头呀!那时候,我作为知青,在北大荒的生产队小学里教书,队上的头头心血来潮,非要让学生排练《红灯记》。为了轰动,造成影响,还非要排整出的《红灯记》,就找到我,说:听说你是考上戏曲学院的,这任务对你是小菜一碟了!我跟他解释不清戏剧学院和戏曲学院是两码子事,只好赶鸭子上架。之所以找她来演李铁梅,是看她长着一条长辫子,别的女孩子没有。没有长辫子,还是李铁梅吗?这么着,她被我赶鸭子上架,演了李铁梅。那时候,她不是上五年级就是上六年级,长得白白净净,挺好看的。

不要说这帮孩子,就是我,也不会唱京戏呀,完全是在听着收音机里的唱段照猫画虎,一点点学。不过,这比上课要好玩,这帮聪明孩子的潜力被挖掘出来,连打带闹,连玩带演,最后演出,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。北大荒,地僻人稀,哪里看过什么京戏?有一帮小孩演《红灯记》,人们都看个新奇,便到各队演出,看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她人长得俊俏,嗓子也不错,演的李铁梅最出彩,特别受欢迎。以后,队上的新年联欢会,人们都要她唱一段《红灯记》,成为了队上的保留节目。

我在队上当老师一年多后,就调走了,很快又回到北京也有十多年了,再也没有见过她,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电话号码,联系上了我,更不知道她找我有什么事情。她没有回答我的这些问题,先问我天津的地址,说马上过来看我。我以为她还在北大荒,说那么老远千

万别跑……她打断我的话说:我现在在北京呢,立刻上火车站买票去天津,您等着我啊!

那时,我住在老丈人家,地方挤,不方便,便和她约在宁园。这是袁世凯时代建的一座公园,当时想建成慈禧太后的行宫,所以,别看公园不算大,却有皇家园林风格,亭台湖泊,长廊水榭,很是幽静。宁园离我住的地方很近,我常带孩子到这里玩。这里紧靠着天津北站,坐在火车上她就能看见,下了火车一拐弯儿就是,找我也近便一些。到时已经快中午了,她一眼认出了我,我几乎认不出来她,个子长得高高的,眉眼似乎更漂亮了,穿一件枣红色呢子大衣,装扮和城里姑娘一样,看不出当年柴火妞的一点儿影子了。真的是女大十八变。想想,那一年,她也就二十五六岁的样子。

快到饭点儿了,那时候,宁园有家餐厅,就在水榭里,我请她到那里吃饭,顺便聊起这十多年的经历,才知道我离开北大荒后,她从二队调到农场的宣传队演节目。以前演李铁梅的经历,成为她晋级的资本。在宣传队里,她和打扬琴的上海知青恋爱了。她坦率地告诉我是她追求的人家,她就是想离开北大荒到大城市去。她说得那么坦率,如果说是有心机,也是直肠子,一根线,没有那么多弯弯绕。我笑着说她:你长得漂亮,他肯定也早动了心。她摆摆手说:那倒也不全是,您想我是北大荒本地的一个柴火妞,他是上海人,能一下子看上我吗?我就想,我就是手提红灯四下看,一门心思死照着他,他就是块石头,也能照暖了吧?

她快言快语,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。在二队教她排练《红灯记》的时候,她还是个挺腼腆的小丫头呢。

吃饭的时候,她要了点儿白酒,边喝边对我说:如果不是您让我演李铁梅,我可能永远是二队的柴火妞,早嫁人了,跟我妈一样,生一堆孩子,过一辈子。您让我打开了眼界,知道除了二队,还有那么大的大世界。我一直都特别感谢您,可惜您走得太早,我总也联系不上您!这次来北京,我说什么也得找到

您!没有您,就没有我的今天!我说,你这话说得过了,我不过是让你演个李铁梅,而且,当初只是因为你长着一条长辫子。她一摆手,说:别管当初因为什么,反正现在我来到北京,又来到天津,过两天再去上海,都是大城市吧?都是因为您当初让我演李铁梅,要不我一辈子都去不了这些地方!这是我的心里话,我找您,就是想对您说我的这句心里话。

这顿饭最后她非要结账,怎么拦都拦不住。她对我说:您说这都十多年了,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您,为的就是感谢您,不让我请您吃这顿饭,我心里过得去吗?说得收银台的服务员不住地笑。

沿着宁园的湖边,我们边走边聊。十多年的光阴,仿佛回溯,一个小丫头化蛹为蝶,我很为她高兴。她终于和上海知青花好月圆,在上海知青调回上海前结了婚,只是她的户口还无法办到上海,只能这样每年一次探亲假,两地跑着。不过,总算万里长征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。冬天的宁园,人很少,非常安静,没有一丝风,湖边柳树的枯枝一动不动,像画上的一样。如果有风,哪怕是小风,冬天就会显得冷。风像是温度的催化剂,风越大,天气越冷。没有一丝风,冷似乎隐去,可以忽略不计,站在阳光下,暖和得像春天。望着她青春洋溢的脸庞,我祝福她。

一晃,过去了三十多年,再没有见过她,也一直没有她的音讯。前两天,忽然传来她去世的消息。我很是惊讶,算一算,她应该是六十岁开外。忙打听是什么病,是胃癌。和上海知青分居两地,好多年没有调到一起,吵吵闹闹,最后离婚。这是她的病的根本原因。其实,如果再坚持一两年,调动也就成了。命运到底没有成全她。李铁梅的长辫子!我想起当年的往事,如果不是我找她演李铁梅,她会有这样的命运吗?即使她还是柴火妞,起码现在会好好地活着。不知道我当年偶然的举动是帮了她,还是害了她?

总想起三十多年前冬天的宁园,没有一丝风,站在阳光下,那样的暖,暖得让我们都相信好像是春天。

□孙葆元

生活中有些时光是用来等待的,比如考试交上卷子,等待分数;播下种子,等待小苗破土;寄发一篇稿子,等待编辑把它推送到版面;或者在一个钟爱的姑娘脸上寻找羞涩的目光,等待充满心跳的应允;再以后呢,就是守护怀孕的妻子,等待婴儿的降生。等待就是期盼,期盼一个美好的未来,有憧憬充斥心头。等待的日子温馨着、忐忑着,焦虑于一个美好的结果。一个结果是人生的一个阶段,回首人生就是由这样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构成的,是时间的跨度,是用行为写成的。

等待的结尾也有失望,比如落榜、被拒、淘汰。希望的小苗还没有破土,播下的种子就被无情地埋在土里,那是欲哭无泪的心碎。人生谁能没有那样的时刻呢?愿望是心底的计划,盘算总是十全十美,现实却是一台吝啬的切割机,挑剔着、裁切着,把一部分给你留下,把一部分拿走,于是在心底留下创伤。当时年过去,那些创伤结痂变硬,再遇到挫折,便从容,便坦荡,笑着应对失败,心中绝没有失落,这负重的行走何不是一种生活的美?

一个来自其他城市的故事让饱经风霜的我思索不已。那位朋友的女儿从小热爱演艺事业,立志做明星、登上银幕,最后考上一所艺术学校。命运没有眷顾她,当她踏上这条路,才知道赶路的人太多,大家拥挤地在这班车抢座位。她做过“北漂”,在演艺市场等待一个伸过来的鱼竿,她会像鱼一样拼命追逐那个鱼钩,咬住微小的饵,把自己拉出水面。她也闯过横店,住廉价的旅馆,帮剧组干所有的杂活累活,由此得到过一些角色。可是这样的美事不是天天都有。从朋友电话里的叙述,我一下子想到劳务市场上的农民工,他们一堆一堆地围坐着,等待一个机会,当一个雇主到来,会一拥而上争抢那个宝贵的机缘。朋友的女儿则是用自己的形象去撞影视剧中的形象,力求两者的契合。于是我心里也为这位女孩忧虑着。我们这一代干四平八稳的工作干了一辈子,蔑视见异思迁,不懂得跳槽,更不会舍弃按部就班去追求一个幻想。我见过那个女孩,平心而论,她不漂亮,可是演员并非漂亮才可取,影视剧不是美女走台,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气质的演员。

我曾追着荧屏寻找这个女孩的影子,始终没有找到她,荧屏里也是人海茫茫啊。

最揪心的还是女孩的妈妈。那也是一位希望人生有始有终的家长,她的一生换了无数单位,饱经就业、被辞退、再就业、工作单位却经营夭折的人生动荡,始终在不安中活着。她希望女儿能够有稳定的生活,希望能呵护着女儿成长。显然女儿挣脱了她用母爱织成的罗网,去寻找那份艺术的颠簸。

这真是一个人生的课

题,我的这位朋友未必没有经历过。我们年轻时曾有过许多理想,每一个理想都是一场人生的等待,等着等着,那些理想一个个远去,只留下一行没有路标的脚印。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畏惧,似乎周围都是路,不懈地闯荡,发现有些路走进去,又迷宫般地绕出来,竟是原点。有的路压根儿就是死胡同。我有一位女同学,在苦苦的等待中屡屡碰壁,人家冷冷地对她说,对不起,我们不能录用你这种家庭出身的人。她对我说,当时如果有个扫厕所的工作她都去干!她从来没有把等待看成是人生的折磨,这种人生把等待变成了追求。

其实还有一种等待。一旦找到一个社会位置,就把身心安顿下来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平静地打理着工作和生活,不愿意被惊扰,在岁月里享受生活的安稳。这样的生活是前期的“折腾”换来的,是人生的成功。平稳中没有等待的焦虑,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白发爬上双鬓,时光提醒你,等待的暮年到了。原来等待是一场人生的行走,在行走里人从憧憬到现实不断转换,每一次转换都是一次提升。时光是用来等待的。

我的朋友在等待中焦虑着,做母亲的她有她的担忧,如果女儿失望地归来,她怎样开启新的生活?她越想越不安,就寻了一个地界开起一个小店,那是给女儿准备的落脚之处。女孩并不买母亲的账,她嫌母亲瞎操心。

想起另一个朋友的故事。父亲是远洋轮的船长,母亲是医生,他们也有个女儿。那女儿功课一团糟,体育成绩倒是特别好,有男生在学校欺负女生,她能出手把那坏小子打跑。高中毕业后考上一所职业学院,她最愿意干的职业是演艺,就放弃职业去追求另一番演艺职业,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做了一名旁听生,毕业后就在北京“漂”着。还真“漂”出了名堂,从跑龙套进入屏幕,渐渐地跑成了配角,在几部电视剧中出镜,一个片约接着一个片约。

我企图用这个故事劝说那位焦虑的母亲,不知怎么传到女孩的耳朵里,她打电话过来,缠着我非要见见那个打跑了男生的配角。我就逗她,你可不能出去跟男孩子打架!她笑起来,说,我在戏里和人家打架还不行吗?

今年春节,我与朋友们相互在电话里拜年,就问起那个女孩。她母亲说,在延安呢,追着一个剧组在等待,看看能不能给她一个角色。说完一声长叹。我立刻想到延安的冬天,寒风凛冽,一个女孩追着她的希望,勇敢地站在寒风里,等着人家挑选。也许她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对的,人的未来不是靠预测实现的,而是靠自己的脚步走出来的,如我们,如那位焦虑的母亲。新的时代,年轻人的路比我们那时宽阔多了,他们会选择自己的走法。只要不懈地走下去,就是成功。

人生随想 等待中的生活美学